

趙註孟子

七之十

仁德  
2192  
3



信  
2192  
3

孟子卷七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離婁章句上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  
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  
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  
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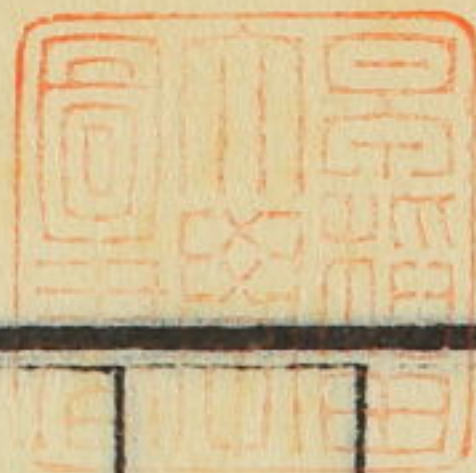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  
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  
樂大師也其聽



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

也平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

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

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

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

直不可勝用也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

律而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如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

於眾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

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有若僥倖身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

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是言國無禮

義必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但為非義非禮皆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

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

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

義之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

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

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其謂桀

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諸之也。蓋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湯

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仁也。

子墨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

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

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

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

惡亡而樂不仁也。

子學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反其仁，已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已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

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子學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

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

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

則立，本頌則路，固在所敬慎而已。

子學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

則効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

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子學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

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是

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兵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

與為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

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

也師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

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

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祿幣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

云。行仁者。天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

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敲



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獮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

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平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

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沉溺之道也。

子墨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之自棄也。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子墨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

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子學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

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

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

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

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

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

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

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

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

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求

也。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

棄富不仁之君。若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

瞳子也。存人。存

在人之善心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

見、安可匿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

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

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

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

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

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

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若

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

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之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子墨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

乎。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

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

請所與問曾子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偏，適我。間，非、格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致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

正君之身，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

名譽而得者，若犀生木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不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

不備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

者，乃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

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問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

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想重也。

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

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

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

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

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子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

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義之實。

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也。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

自覺足踏節手舞曲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

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為大孝。舜以不順

親意，是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孟子卷七終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

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

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

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

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

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也。

子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

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

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為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

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

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

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

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

悲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為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若。國所瞻仰。以為法。政必從之。

是上為下則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

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

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

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

志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當如後有

患難及已乎。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

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

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

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

真正大人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子學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學問

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

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

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妄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

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

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

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有本若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

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而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

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

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

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

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託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

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人，不至違義

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

公。衛大夫。疾作。癘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

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

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

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

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

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

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也。而醜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治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

也。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

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

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

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

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

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

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

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

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子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

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仁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

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

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妄作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

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

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

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大。不以為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夫

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

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

位。故勞佚異。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

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枚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起鄉鄰非其事。

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公都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

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

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

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

於是乎

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敬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

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

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

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

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

屋我將反。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

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

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待先生寇至則先去

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

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

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

彼去君誰與守。

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

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

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矐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矐視也

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

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

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

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餘者所餘

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

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

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

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言用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

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

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孟子卷八 終

子曰：良人出，願必妻，而內則怨，又問其

孟子卷九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舜問

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舜耕于歷山之時也。

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

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

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

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

愬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

之間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

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心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

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

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

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昏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昏須也堯須天下



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也欲貪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

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

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憂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

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而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

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

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

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

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指去其階焚燬其廩也一說指階舜即旋從

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人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

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田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

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謨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

善者故引為已之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琴所彈五弦琴

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

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也故舜見來

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

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

知象惡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

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烹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庾，或有人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庾，有庾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

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

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庾，富

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

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

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庾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於有庾。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

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

實親親之恩也。

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

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

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言不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

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

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言言不得並

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

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

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

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

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尊之

聰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

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

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

戰慄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丘蒙之疑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

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

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

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

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

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

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

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自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

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

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

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

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

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而

于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否不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難以天下之祿加

之不一顧而覲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  
眇視也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置。置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其賢以玄纒之幣帛往聘之。置置然自得之志。無  
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

舜仁義  
之道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  
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

使民為堯  
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

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  
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  
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肖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洗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已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割烹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官，築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築起，自取之也。湯

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

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賢大夫。孔

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司馬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是時

陳懷公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

子主癰疽與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臣來賢者爲

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

聖人乎。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

繆之相，實然不。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設此言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

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于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

乎。人自鬻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孟子卷九終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言伯夷伊

子學卷十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葛藹訂

萬章章句下

子學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言伯夷伊

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顧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

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清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知

人終始同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

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

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

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

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

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籠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

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

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上所受米地之制。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

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

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

士者。其祿比上農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若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

謂相友以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也。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

公曰吾與子思則師之矣吾與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若也王  
 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  
 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若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  
 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八平公乃入言  
 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  
 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

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  
 授賢者而平公不與

亥唐共之而伯甲身下之是乃匹夫尊  
 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  
 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

官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  
 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  
 甥平與之天位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

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  
 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  
 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

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

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

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

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

來交水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

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讖，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

康叔封越於子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讖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

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

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孟子謂萬

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

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

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

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

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止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止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

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意事。一國也。

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

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則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政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

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政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

故宿留以答之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

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

宜也。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

於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

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

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

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

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

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

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粟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之。况於士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居。周

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

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為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



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土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

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

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

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倂蓋自是毫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魔也。魔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倂倂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

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

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

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

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

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治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

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九男以下已說於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

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

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

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

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

見而召之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

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

見、可往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

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旌於首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欲

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

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乎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

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

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士。鄉。一鄉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

為下，是為好  
上友之人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

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

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何也。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

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孟子卷十 終

